



诗词

旅次三咏

合肥 张武扬

敦煌即题

三危峰下参差影，栈阁层崖幻万般。
箜篌几回谁与共，琵琶九陌不堪弹。
飞天追梦荒烟赋，醉月登楼大漠看。
一眼千年臻化境，苍茫今古独凭栏。

注：箜篌，中唐乐器，见敦煌第154窟壁画。

赤壁随笔

落照浮鸥收旧梦，狼烟遗野越千年。
拜风台上英雄气，赤壁矶头浩荡天。
长啸牧之窥史句，独吟和仲赋诗篇。
欲将兴废除秋月，借与江东系钓船。

瓜洲古渡有怀

潮卷浩叹浮孤鹭，野色苍茫古渡头。
九陌吟情怀北固，三吴别梦望瓜洲。
题诗斜日惟烟树，寄韵长风纵碧流。
一览但凭豪气壮，胸罗天地便千秋。

伏中知“福”

黄冈 王丽

时代变迁，但永远不变的是每年回老家陪父母过三伏天。老家树多山大，自然比城里凉快，最主要的是还能吃各种美食消暑，即使是炎热的伏天也过得有滋有味。父母常年围着庄稼转，我们回来歇伏后，他们就围着我们转了。

从饺子开始，一直吃到鸡蛋饼，每天都有新花样。地里现摘的菜做馅儿的饺子，怎么都吃不够，滴上几滴辣椒油更加美味。饭后泡杯蒲公英或金银花茶，加点干菊花，清爽利口。

父亲磨面粉前，总要将新麦再晒晒。金黄的麦粒变成雪白的面粉，散发着淡淡的麦香，然后变着花样滋润着我们的味蕾。疙瘩汤是最容易的，把面粉放入碗里，加上水后，边搅拌边慢慢倒入煮沸的开水里，入锅即成疙瘩，再配上西红柿类的蔬菜，色香味俱全。刀削面要麻烦些，父亲和面，母亲用刀削。上下翻飞间，面团被削成薄片纷纷入锅，翻滚成好看的模样。火烧耙是父亲最拿手的，和好的面团里加些蔬菜，捏好后放锅里烙。一定要用小火，慢慢烙成焦黄的样子，浓郁的香味溢出来时就成了。火烧耙又香又烫，往往是吃一口要吹一下，即使吃得龇牙咧嘴也舍不得放手。我们吃各种面食时，父母总是忙着添这加那。面粉有“七十二变”，不变的是父母的爱。

父亲知道我们喜欢吃老家的西瓜，每年都要在山上种点。父亲的西瓜从来不撒化肥，种在生地里，因此特别好吃，个个都是沙瓤。吃瓜前，我们总是喜欢把西瓜泡在井水里。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取出，一刀下去，啪的一声西瓜被分成两半，那声音格外好听。被井水浸过的西瓜又凉又甜，像冰镇西瓜一样爽口，却不伤胃。就这样，我们常常把西瓜泡在井水里，也把三伏天泡得清凉无比。

每天晚饭后，母亲早早就用开水泡好了艾蒿，嘱咐我们去洗澡。艾蒿叶被开水泡过，散发着浓郁的香味。洗过澡，拿把扇子去乘凉，是最惬意的时光。天还没黑，父亲就点燃了自制的蚊香，那是用干艾蒿加稻草做成的，淡淡的白烟四处飘散，让蚊子望而生畏。我们则坐在竹床上，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。偶尔有萤火虫飞过，大家争相拿扇去扑，拿瓶去捉，把宁静的夏夜渲染得热闹无比。有时什么都不说，细数天上的星星，一点点感受着时光的美好。

母亲常说，伏天也是福天。陪父母过三伏，真是人生的福气。

品鉴

襄水秋韵

全椒 孙伟

漫步在秋日的襄水岸边。放眼望去，以黄色为主基调的秋天的韵致，如画家一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，赤橙红绿青蓝紫，一下子倾泻在大地上。肆意渲染的秋色，仿佛与襄河水的水波相连接，随着地势跌宕起伏，胜似百花齐放的满园春色。颇有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意境。

走在襄河大堤上。襄水两岸秋天的色彩斑斓绚丽、多姿多彩。率先闯入眼帘的，是襄水岸边金色的垂柳。它们在襄水两岸绵延有十里之遥，站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自然景观。让每一位走近者的视野，很难摆脱它的吸引。数不清的垂柳一棵连着一棵，像站在河岸边列队受阅的士兵。一眼望去，绵延不断，无穷无尽。那些垂柳或为人工栽植，或是自然生长。枝干粗壮不一，姿态各异，临水而居。它们或有高大挺拔的主干，或有屈曲盘旋的虬枝。清一色悠长、柔顺、婀娜的枝条。在经过秋色的浸染后，大多数叶片半青半黄，黄绿镶嵌。仿佛在淡绿上着了一层土金，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不由得，就会让人联想到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中的诗句：

那河畔的金柳，
是夕阳中的新娘；
波光里的艳影，
在我的心头荡漾。

秋天是成熟的季节，是收获的季节，金黄就是秋天的底色。襄水两岸也是一样。不用走多远，在襄河大堤的一侧，一眼就能看到一块连着一块，闪着金色的稻田。金黄金黄的稻穗沉甸甸的，谦逊地低垂着脑袋，呈现出认真思考的姿态。也不用走到稻田跟前，就会有一股稻谷的清香扑鼻而来。还有稻田里，草丛中，细腻而欢快的秋虫的鸣叫。像是从小提琴弦上流淌出来的柔和的乐章，让人乐意醉心其中。

河边和一侧的景观带里，远远的就能看到，一些银杏的黄叶比金黄的稻谷还要耀眼。那些飞落在地上，小扇子一样的叶片，铺了厚厚的一层。树上树下的黄交相辉映，金碧辉煌。让我根本不忍心去打扰

那样一种高贵和宁静，只能远远地在心里感叹。另一边，有红似火的一片，映红了半天的云霞，那是红于二月花的枫叶。这些色彩交织在一起产生的美，真的比春天的姹紫嫣红更动人心魄。

襄水秋韵当然离不开襄水的滋润。这个季节的襄河水更加清澈。它们越过了春汛泛滥，越过了夏雨汹涌。仿佛人到中年，没有了浮躁和莽撞，学会了沉淀自己。走在河岸边，时不时就会看到，水中突然就会窜出一两只麻色的野鸭和黑色的水鸡在游荡。它们仿佛也变得沉稳许多。即使有人近前，也不会惊慌失措，四处乱飞。最多一个猛子又扎进水里去。再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水面。站在岸边浅水区的白鹭。有时迈着优雅的步伐，来回走动。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一只翠鸟飞落在在一根长长的芦苇杆上。弯成弓形的苇杆晃悠悠悠，仿佛翠鸟在荡着秋千。看着，让我的心也随之荡漾起来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襄水岸边更不缺少芦苇。一丛丛，一片片芦苇，头顶着灰白色的絮穗，在秋风中摇曳。神情飘逸，如波起伏。仿佛从《诗经》中飘逸而来。

悠然秋风起，忽有暗香来。一阵一阵淡雅的清香氤氲而来。寻着香味，看到了桂花。数百米的大堤上，分布有金黄的金桂、乳白的银桂和橘红色的丹桂。所有的桂花树上，十字形、米粒大小的花朵挤挤挨挨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一串串。它们集体散发出的味道，气韵生动，香透人衣。

沿着悠长的襄水漫步，徜徉在襄水秋天的情韵里。真的感觉襄水的秋韵如诗，内涵丰富；秋韵如画，大气磅礴。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。它在潜移默化之中，激发了我对生活的热爱。

家乡螺

杭州 李妙凤

家乡是江南的鱼米之乡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河汊纵横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，水产品极为丰富，螺蛳是常见之河鲜。桥墩边、河埠头，随处可见一颗颗青如翡翠、状如玲珑宝塔的螺蛳。对我们家乡人来说，螺蛳不是什么稀罕物。池塘、河道、水稻田里到处都是螺蛳的踪影，小河水、池塘里是小海螺，稻田里的个头要大得多，称田螺。

螺蛳的外壳呈堡垒状，灰灰的颜色里还带有淡淡的青绿色。一般有3至5节，外壳一节节地形成从大到小的螺旋，像盘旋的山路，像高耸入云的山峰，又像声势浩大的龙卷风。哪一节最大，哪一节的颜色就最深，从棕色到深绿，从深绿又到浅绿，又从浅绿一直到淡黄色为止。最大那节的下面隐藏着一薄片，呈胭脂色，螺蛳这薄片附在岩石上、水草间。细细观赏这小东西，它的两根触角也缓缓地外壳里挤了出来，从上往下看，就像王子的皇冠。要是你手指轻轻碰一下它的触角，触角会立刻缩回去，薄片也会马上合拢。

小时候，物质匮乏，螺蛳便成了我们餐桌上的家常菜，大部分小孩子都干过“摸螺蛳”的活。脱掉鞋袜，卷起裤腿，有的索性脱掉长裤，下到河里。那时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道风景。河岸边三三两两的大人小孩，身边浮着一个脸盆或脚盆，沿着河岸摸过去，等到脚盆或脸盆满了，就笑盈盈地爬上岸，到河埠头把螺蛳外壳洗干净。回到家里，把螺蛳养在水桶里，淋上几滴菜油，母亲说菜油的香味能把寄生在螺蛳壳里的虫子诱出来。养了一天的螺蛳肚肠爽净，剪掉它的尖尾，就可以烹炒了。

螺蛳的烹饪方法很多，酱爆螺蛳便是人们非常喜爱的美味佳肴。锅一定得热，火一定要猛，佐以蒜瓣、姜末爆炒，喷酒去腥，加甜面酱、酱油提味，后加宽汤，汤沸出锅。螺蛳鲜美，汤也鲜美异常。

内行人吃螺蛳别有一种情调。筷子夹住螺蛳，把螺蛳的尾部送进嘴里。先吸出其汁，顺带一吮，把螺蛳尾肉用力一拉，这叫“擒擒故纵”，再把螺蛳转过来，把

头部放入唇里用力一吸，整个螺肉便进入口中，细细品味，味蕾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，那鲜美，那甘香，令人总是品不足、尝不够。

外行人或小孩“啣(suō)螺蛳”的本领自然是不够的。他们拿着牙签或缝衣针，把里面的肉挑出来，然后往汁水里一蘸，送进嘴里味道也是美美的。闲暇时办个螺蛳宴，新知故交一伙人围坐在一起，品尝着炒螺蛳的鲜美，各人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，如同奏起一首独特的交响曲，那种美妙的乐趣令人回味。

螺蛳，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生物，却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螺蛳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物。螺蛳的螺音“罗”，有包罗万象、收罗聚集、广纳财富的寓意；螺蛳还是生生不息的象征，因为螺壳有循环往复之意，吃的时候去壳食肉，有“食心(新)转运”之意，古人在清明节这一天吃螺蛳会用针挑出螺蛳肉，谓之“挑青”，希望吃了清明螺后，可以驱除邪气晦气，带来好运。

除了文化上的意义外，现代社会中的螺蛳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。在我们南方，螺蛳是一种常见的美食。它不但味道鲜美，而且营养丰富，还有药用价值呢。据说，螺蛳可以清热解毒、利水消肿、降血压、降血糖等。但在现代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，野生螺蛳数量逐渐减少，甚至濒临灭绝。因此，在我们享受美味佳肴和品尝养生食材的同时，应该更加重视小小的螺蛳这一物种，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，让子子孙孙源源不断地享受美味，提升它的养生价值。

亲情

记忆